四書紹聞編

下論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五 四 六
十 五
三
三 二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八 五 四 六
三 二
七 七 函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46
冊數 32 (28)
函號 277 69

五ノ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或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爲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二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大子固嘗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

淺草文庫

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爲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蔡曰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材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似亦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矣上文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爲成人對上文而言也○胡氏以後節爲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說夫子安得都無語○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朱子曰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蹉過他時節○問子
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
緣他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
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
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
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
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
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
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

之行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
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
之行也○問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
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
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按不直曰然而曰
其然是微疑之又曰豈其然乎深疑之也豈字有兩用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直不然之辭也豈以古者
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如此歟疑辭也豈其然乎與
後豈字同若作前豈字則是正言其非矣何得却云
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左傳衛公叔發注謂

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枝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管仲不死二章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朱子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爾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揜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潘恭叔問曰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

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爾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

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真一本作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辯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曰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

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讐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辯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辯二子之間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先管仲非事讐可也朱子曰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辯之然不若來諭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爾○問集注謂忍心害理不得爲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
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
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蔿既納糾以
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
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爲非
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爲非故又稱子以
明其不當殺○朱子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
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會
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

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
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
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夫子
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
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
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
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但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
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
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也○如漢高祖唐太宗未
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

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爲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爲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南軒張氏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問南軒此說如何朱子曰此說却當○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葢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葢有以處此矣據上面只叙管仲之事功而結之曰如其仁則只以其功言之爾夫子之不真與管仲以仁也已分明見於言矣○朱子曰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

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謝氏有此說而不死其難哉○潛室陳氏曰管仲當時幸然不死却無臨難規避意後來事威公亦無苟合意故聖人權其事宜而謂其可以無死後世爲人臣子所事不正既不能蚤辨却到臨時以管仲藉口此則仲之罪人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爾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

夫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爾曰程子以爲必告之天子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佚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哀公若委之孔

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按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其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事雖不果而作春秋以正大法大義亦申矣三復此章之言大義凜凜與春秋同旨

子路問事君章

蔡曰子路多强其所不知以爲知如使門人爲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顓臾夫子責其不能正救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圈外者以此但在二者則又以勿欺爲本爾

君子上達章

朱子曰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按天理本自高明今夫天超然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人心之初固亦如是也只因知誘物化之後漸失其初君子之學只是要反天理日用間莫被那人欲牽綰凡事只認取天理尋向上去便一日高明似一日若小人非無此天理只是不柰那人欲何一一徇他把天理都昏蔽了便一日沉淪

似一日○下學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是張子語集注初用反字後改循天理

古之學者爲己章

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用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用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朱子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爾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而不復能見其所未至矣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而用其力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

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注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踐履篤實在省身克己上見光輝宣著則以其有是實而其誠意行事必有不可揜者故使者親炙而知之夫子遠聞而信之夫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朱子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饒氏曰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蔡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語今在淮南子注皆以爲莊子蓋偶誤

君子思不出其位

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按行而未言無害於行言其所不行則可恥矣故君子恥其言而其行則常過之也過非太過之過謂過於所言爾

君子道者三章

第九篇三句以知爲先此以仁爲先聖人元無進學成德之別自後人觀之則見得有此意爾人見理不明故多惑理不足以勝私故多憂氣不足以配道義故多懼做好人不成做好事不成只坐此三者如當一事臨頭是非之心不勝其利害之心安得不惑爲私慮纏擾不能灑脫安得無憂正氣不素養多少好事擔當不去發揮不行只甘罷了故見義不爲夫子謂之無勇而孟子論浩然之氣以爲道義無是以配則餒矣故人於此道若欲做到徹底則欠箇勇字不得自責以勉人此一句不可等閑看有聖人猶憂況學者乎之意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自言則然爾在他人言之則有不盡其揄揚者

子貢方人章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耶○朱子曰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按君子之學貴用心於內故在修慝則纔有心於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鋤治矣在窮理則方人雖亦其一事而專務爲

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必疎矣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不能已所不能也已苟有能何患不知能而不知於我何損若人所當爲人所可能而我不能是可患也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朱子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

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啟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語○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着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通書公明章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朱子曰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詐不信難以意度而人之情僞可以理知君子無他術以先覺理明而已

以德報怨章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之不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敎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

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
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
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
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
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
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
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
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讎
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
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
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
東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
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
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
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
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
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

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着饒潤他些子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呂申公爲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爲相而賈得罪公復爲請乞寬其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賈竟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

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右在語録原有二條記者不同今頗移易併而爲一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朱子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

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着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他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着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爲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

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

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問上達工夫王伯安曰後人說下學上達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

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處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朱子曰雖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上達如

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無非至理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道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存在與不存在爾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由下學直欲上達則釋氏之空覺爾○勉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謝上蔡答胡康侯小簡云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又論邵堯夫云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朱子答李伯諫書曰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養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皆下學之事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

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纔是下學能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爲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爾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爾曰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數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

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葢指氣之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伯説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説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説命如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賢者避世章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勉齋黄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作者七人矣

蔡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好宋楊繪言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六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子路宿於石門章

朱子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亂極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爲而冒昧以苟爲之哉○勉齋曰晨門無孔子之聖則寧隱於抱關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

子擊磬於衛章

此荷蕢過門事與佛肸召同時○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圍之既解還衛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擊磬與佛肸召俱在此時○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尹士譏之孟子道其去就之意而尹士服曰士誠小人也朱子以爲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以爲於此見君子憂則遠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可與此章參看聖人惟不能果於忘世故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猶欲有爲於事勢不可爲之時此其所以爲難也若如荷蕢則末之難矣○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此

聖人之作用也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此聖人之心也惟聖人有此心有此作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已之進退則易○晨門荷蕢所見同荷蕢知聖人擊磬之心而不知其不能忘世之心然其自處則亦是○朱子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比蘧伯玉如何曰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爲學者也○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前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禮運中語朱子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也○按今人但知上好禮便民易使不知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易使謂政教易行使字所該者廣如云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皆謂令民以有事也不專役使之使也

修已以敬章

問泛泛於文字章句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

始見朱子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戸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巳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巳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巳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敬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常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曰敬則吾

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按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又嘗書約字而注敬字於其下乃知孟子謂修其身而天下平爲守約而施博其道不出一敬字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修身不過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之則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卽修已以敬之旨也攷諸弟子問答子路問君子是子路一生切問修已以敬一語是夫子提策子路最切要語而子路不悟再問而再不足於其說夫子不復及前言而

但言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欲子路知前言之無以加而深思之則所以反諸身者必有進而惜乎其不能也○問修已如何能安人朱子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已看一家人安不安○修已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已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已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爾○南軒曰敬之道盡則修已

之道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按南軒之言宜玩○朱子答修巳如何能安人之問三語至警切宜玩○敬者内無邪思外無妄動故敬之道盡則修巳之道盡○勉齋黄氏曰非謂修巳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巳以安人猶曰修巳以敬而可以安人修巳以安百姓猶曰修巳以敬而可以安百姓特言其功效之遠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以見果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

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是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按何謂上下一於恭敬人人有箇本心只因昏放不見大家在箇恣肆場中上不知畏天畏民下不知畏理畏法上下作得業多了以致感召天災連年水旱疾疫饑荒死亡猶不知省懼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有和氣而無沴氣當此時有一箇修己之君子在上自然下觀而化喚醒得他本心皆知畏理畏法不敢恣肆便是上下一於恭敬也

原壤夷俟

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嘗爲弗聞者而過之矣今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故人爾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韻書脛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

關雎章

朱子曰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

理也○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與○南軒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慢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紹聞編卷之五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